

又到高考季，无数年轻学子即将迎来第一次人生大考的同时，多少过来人在这个六月又忆起怀揣梦想郑重落笔的一份份答卷，忆起考场外被烈日晒得发烫的父母的背影。时光把考场门前的树影拉长又缩短，那些浸着汗水的青春，却始终以相似的频率，在一代代人的记忆里重叠、闪光。

高考记忆

五叔赶考

□童如珍

作为一名拿工分的“赤脚老师”，1977年下半年，五叔听说恢复高考的消息，兴奋得几夜睡不着觉，连忙翻箱倒柜找寻先前的高中课本。殊不知那些泛黄的书籍早已被五婶剪了做鞋样，或是当了柴火，最终只在柜角处找到两本被老鼠啃掉书角的高三物理和数学书。五叔捧着两本书，就像见了许久未曾谋面的朋友，欲显亲密，却多了几分生疏。那些曾经滚瓜烂熟的公式、定律什么的，已变得概念模糊，运用与演算起来很是吃力。五叔教五年级两个班的数学课，白天要教学，晚上还要备课和批改作业，没有多少时间复习功课。1977年12月3日至5日，为江西的高考日。五门课的考试，五叔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，但最后公布成绩时，他还是落榜了。

1978年的高考改为夏季进行，复习备考只有半年时间。大队为了让五叔专心复习，另找了一位教师接替五叔的教学工作。恰好这学期公社中学办了个高考补习班，五叔毅然报了名。此后，每天早上，五叔便牵着他7岁的儿子一同到离家一里路的公社驻地上课，他儿子的小学就在中学隔壁。路上，父子俩背着书包，一个满脸胡茬，一个满脸稚气，经常引来路人异样的目光。

为了高考，五叔可是拼了，不但上课认真听讲，晚上也常常挑灯学习至深夜，甚至通宵达旦。五婶很给力，家里的农活与家务她全包，还时常做点好吃的给五叔补充营养。有时五叔想帮忙做点家务，五婶一摆手：“你还是去温书吧。”

1978年7月20日至22日，五叔参加了他的第二次高考。这一年，他30岁，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，而与他在同一考场的我，应届高中毕业，才15岁。有道是天道酬勤，几个月的日日夜夜，换来了五叔的“金榜题名”，他被江西上饶师专录取了，学的是数学专业。三年后，五叔师专毕业，被分配到县一中当了一名初中数学老师。不久，五婶及儿女也被接到县城，一家四口住进了学校教师宿舍。

1989年，五叔的儿子高中毕业参加高考。考场就在县一中，没有了以前五叔赶考时的辛劳与奔波。就读学校的雄厚师资力量和良好学习环境，让儿子的学习成绩稳定靠前，高考时显得轻松而从容，当年考取了江西师大数学系，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市级中学，当了一名高中数学老师。五叔的女儿1991年高考，被医学院录取，毕业后当了一名内科大夫。

光阴荏苒，日月如梭。转眼到了2017年的高考，五叔的孙子高高兴兴地走进了考场。望着孙子自信的身影，考场外的五叔洋溢着满脸的幸福。这一年，他孙子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。四年本科毕业，接着又读了研究生，拿到硕士学位后，现留在北京工作。

如今已77岁的五叔，生活安逸，笑口常开。每当谈及高考之事，他心情激动，感慨万千。他总说，是高考改写了他的人生，也是高考，让他的子孙能接受更好的高等教育，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
(本文作者为江西省作协会员)

读写助力我高考

□牟民

1977年10月，我在广播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。此前，我曾经希望自己以矿里劳动模范的身份被推荐上大学，因为名额太少而两次落选。此消息一公布，我激动得难以入眠，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走出大山，我有这个信心。

当时我工作的滑石矿里有十几个青年跃跃欲试，欲凭真才实学一展身手，圆自己的大学梦。算算离12月9日、10日考试的时间不足两个月，匆忙从老家找到仅有的几本农办高中的书籍资料，一边工作，一边复习。参加工作后，再忙，每晚睡前我也要记下一天里印象深刻的见闻，不拘长短。每天必读《人民日报》《大众日报》的副刊，学写随笔散文，经常给副刊投稿，也见报过几篇豆腐块。我担任滑石矿宣传员，写过许多新闻稿件，写作对我来说并不陌生，但用新闻报道写法来应付高考，显然是不够的。当时我订了《解放军文艺》，手里有十几本名著，平日没事就细心阅读揣摩，《林海雪原》《敌后武工队》《战斗的青春》《红日》看过四五遍，《解放军文艺》里的散文随笔几乎都能背下来。我便模仿构思了一篇散文，又结合现实，写了一篇《我的大学梦》，详尽而饱满地抒写了自己几年的奋斗以及酸甜苦辣。星期天，我把作文交给当地的一名语文老师批阅，他阅后颌首微笑说，不错。回去好好润色加工，搞不好考试能用上。老师说，恢复高考，作文主题应该是“文章合为时而著、歌诗合为事而作”，脱不开现实中的大事记，眼下时间紧，你又没经过长期的作文训练，就要提前备料，临场灵活变通，审好题，仿写自己的作文。这话，我当时并未留意。多年后，我指导学生作文，总结出十二字经：读有方，写有序，手有米，信心足。大量阅读是基础，能写才是目的。在不断打磨中，让每个学生写出几篇或者十几篇各种题材的范文，关键时候，审准题，可能会仿写自己的作文，也是“抄写”自己。这不是套改，是对自己储存题材的巧用。历年高考作文，出题往往跟现实相关联，学生只要手中“有料”，灵活变通即可应付。

这位老师通过熟人，又给我送来数学、政治、史地复习资料，让我认真复习、背诵。那两个月的业余时间，我戒掉了打

球、下棋等娱乐，一心复习。宿舍后面的篮球场上隔一天晚上放一场电影，我堵住耳朵，在宿舍里学习。上下班路上、每晚睡前，我背政治、历史、地理要点，竟然把三本复习小册子背得滚瓜烂熟。

不知不觉到了高考这一天。考场安排在当地公社高中，我们骑车前往，在考场外等待半个小时后，进入考场，两个人同桌。我身旁是一位满脸胡子的中年人，发考卷后，他才在我身旁坐下。他说，刚从工地上请假过来。

我问，复习了吗？他摇摇头说，没时间。本不想考，见大家都报名，便想来试试，碰碰运气。

比起这位老兄，我幸运多了，起码我拿出了一定的时间复习。

第一场语文考试，发下试卷一看，第一题，作文：难忘的一天。第二题，解释词语：诽谤、踌躇、明火执仗、居心叵测、高瞻远瞩。第三题，给《鹬蚌相争》文言文加标点，并译成现代汉语。看到作文题，我心中大喜，这不是我曾经写过的内容吗？解释词语也不陌生，文言文选段我读过。我立即解释词语，翻译古文。20分钟后，开始写作文。我略一思考，提起笔，刷刷写起来，几乎一气呵成，交卷铃声一响，我刚好写完最后一个字。

我长吁一口气，看看身边，那位满脸胡子的考生早走了。他的考卷上除了考号、名字，没写一个字。

两天的考试顺利过去了，考后我感觉到复习资料很少押上题，全凭自己当年读联办高中打下的坚实基础，还有自己平日的阅读和知识积累。尤其是作文，没有平日的大量阅读、仿写优秀文章，要在一个小时之内仓促写出一篇好作文，很难过关。

记得史地考试有一个名词解释：孟良崮。我多次读过长篇小说《红日》，对孟良崮并不陌生。我父亲在解放战争中参加过孟良崮战役，他多次讲过，讲他所在的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在孟良崮打阻击，他就是在这次阻击战中火线入党。父亲讲后，我查阅过资料，对孟良崮印象深刻。看到题目，不费劲地对此做了解释。

1977年底，我考试过了分数线，考入了烟台师专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作家协会会员、高中退休教师)

父亲送来“小瓶子”

□王茜

2004年，我高三。眼看着高考日益临近，6月2日这天，父亲来学校看我。

距离学校大门百米开外，父亲看到我，像在漆黑的夜晚发现闪烁的灯光一样，大步上前，拽着我的胳膊，兴奋地对我说：“闺女，你看我给你带来了啥？”他说的时候两眼放光。

“什么呀？”

父亲从包里拿出一个褐色的瓶子，交给我。我拿着手里端详着，8厘米高的玻璃瓶上写着“健脑口服液”。父亲说：“前两天，村里来了一个穿西装的人，宣传这个产品，说这是健脑补脑的特效药，喝了它，可以提高记忆力，好多学生考试都一鸣惊人了呢。当时咱村里好多人围观，明哲妈妈也给明哲买了呢！”明哲是当时村里学习很好的一个孩子。

“闺女，你把这个喝了，考试肯定能考好。”父亲走前嘱咐道。

我说：“不过是保健品罢了，哪里会有那么神奇的功效？”但看着一向老实巴交的父亲专门从村里来给我送这个“小瓶子”，我还是半信半疑地接过了它。

父亲走后，我一个人在宿舍拿起小瓶子认真地研究过两次，想从中发现一些端倪，来证明这个口服液功效的真假，但一无所获。我回想着父亲送小瓶子时的画面，他那神采奕奕的样子，又带着些神秘，他模仿宣传员夸下海口的激动，都让我开始相信“小瓶子”的神奇，说不定真的有效呢！反正瓶子上写着一行字：本产品属于保健产品。保健产品总没坏处吧？想到这里，我作了一个决定，准备到高考那天再喝它。想着可以在考场上一鸣惊人，心里甭提多开心了。

高考第一天，吃完早饭后，进考场前，我拿起“小瓶子”一饮而尽，想要它发挥最大的作用。

第一堂考语文，做了半个小时左右的题，我就开始哈欠连天，猛然意识到一定是“小瓶子”的问题。我努力让自己眼睛睁开，强撑着做完了前面的阅读题。可渐渐地，好像连脑子也不受自己控制，实在是瞌睡得不行，脑子已经快变成糨糊了，最终竟趴在桌上睡着了。

我坐在考场最后一排。迷糊了将近10分钟，监考老师走到跟前，把我摇醒了，看了一眼我的试卷，跟我说：“赶紧做。”

我看了下时间，距离考试结束不到40分钟了，作文才刚写了开头，顾不了许多，在心里对自己说：“这可是高考啊，一定要稳住。”于是奋笔疾书，也顾不得字体多么完美了，终于在交卷前写完了作文。

出了考场，我深深呼了一口气，“语文卷子是交了，但这第一堂考试就没发挥好，高考肯定完蛋了，还不知考多点分呢？”我心里不安极了，手心里瞬间都是汗。整个6月，我的情绪都很低落。

高考成绩出来后，我强装镇定地查了分数，悄悄多看了两眼语文分数：102。这个分数和我的理想分数还是差了几分，但就考场上那种情况而言，也勉强说得过去。

“小瓶子”这件事情，我从来没对人说起过，更没有在父亲跟前提过。那一年，常在本科边缘徘徊的我，考上了我们省内的一所二本院校，父亲对此还算满意。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，许久不喝酒的父亲端起了酒杯，笑得合不拢嘴。

今年，哥哥家的孩子要参加高考，回到村里和父亲说到高考的事，我对父亲说：“爸，跟您说件往事呗。”我讲述了2004年我在高考考场上睡觉的情形，父亲听了之后，一顿捶胸顿足，跟我说：“丫头，都是我害了你啊！我怎么那么无知啊！”

“爸，你看，我现在生活不挺好吗？而且当年高考成绩也还可以吧，只是我们两个都太傻了。”

我和父亲都笑了。

我当年天真的想法和幼稚的行为，验证了自己的愚蠢。给我送“小瓶子”的父亲同样不明智，但我分明感受到了他那笨拙的爱。